

面向未来的图书馆学科教育

陈传夫 孙异凡

图书馆事业发展离不开一支高水平的专业队伍。图书馆学教育是事业发展的基础,在图书馆专业队伍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在快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对图书馆学教育的未来还缺乏统一共识。“图书馆去职业化论”(deprofessionalism)、“骤变论”(radical change)等思潮还在一定程度流行。21世纪初,ALA前主席迈克·戈曼(Goman M)批评图书馆学教育脱离实际,认为教育界缺乏对图书馆需求的真正了解和对图书馆事业的共识^[1]。研究表明,美国大学图书馆学专业课程设置与ALA图书馆职业核心竞争力表述间,共识与差异并存^[2]。甚至有学者主张“放弃”有争议的传统课程^[3]。我国图书馆学科在国家“双一流”建设、本科“双万”计划建设、国家人才团队建设等多方面,也面临新的竞争形势。面对复杂背景下的不同理论观点及发展的不确定性,如何推动图书馆学科高质量发展,使图书馆学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是关乎整个学科可持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探讨图书馆学教育的未来方向,明确学科教育从何处来、未来又向何处去,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命题。

1 在历史坐标上看未来的图书馆学教育

(1) 图书馆学教育是在特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与发展的

我国有文献记载并开始文献管理的历史很

早,《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图书馆学科诞生于工业时代。早期,教育与知识获取还是少数人的专利。机器与工业革命的兴起,产业工人对知识的需求不断增加,社会民众也要获取知识和信息,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公共图书馆得以大规模发展。1807年德国学者施莱廷格在《图书馆学试用综合教科书》中首次使用“图书馆学”一词。1887年,在现代公共图书馆发展与专业人才缺乏的背景下,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办了第一所图书馆管理学院。图书馆学教育逐渐在美国、英国、欧洲甚至印度等多地生根发芽。自此以后,图书馆学教育虽然经历了兴起、发展、转型等历程^[4],但始终伴随图书馆事业的进步而发展,与图书馆事业同呼吸、共命运。

伴随图书馆外部信息环境的变化,变革图书馆学教育的讨论越来越多。1923年,“威廉森报告”^[5]严厉批评了图书馆学教育的办学状况,建议将图书馆学校并入大学、建立教育认证制度、提高入学标准,以及改进教学方法、重视学术研究等。由此推动了图书馆教育委员会(BEL)及图书馆学校认证制度的设立^[6]。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进入信息时代,走过近百年的图书馆学教育面临新的挑战。美国部分高校的图书馆学院因为不适应信息社会的挑战而关闭,其中包括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

(2) 未来,图书馆学教育必将把握数字社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图书馆发展风险规制研究”(编号:19ZDA340)的研究成果之一。(This article is an outcome of the major project “Research on the Regulation of Library Development Risk i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y”(No. 19ZDA340) supported by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通信作者:陈传夫,Email:cfchen@whu.edu.cn,ORCID:0000-0003-1163-7691(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CHEN Chuanfu,Email:cfchen@whu.edu.cn,ORCID:0000-0003-1163-7691)

会、智能社会、开放社会的新特征,紧跟社会需求,面向图书馆事业高质量发展,培养符合时代需要的人才

21世纪以来,全球 iSchool 运动的兴起,再次引发人们对图书馆学教育价值的思考与讨论^[7]。新信息环境给图书馆学教育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并存,全球图书馆学教育需勇敢迎接挑战。世界图书馆事业发展不平衡,我国图书馆事业在新时代呈现出独有的活力,也为图书馆学教育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图书馆学教育始终紧跟时代的发展与社会需求的变化。我国图书馆学已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具有丰富学术内涵的学科。文化是图书馆学教育的核心,也是图书馆学教育的价值所在。图书馆学教育要根植于公共文化的需求中。但是,在数字化社会,图书馆高质量发展急需拥有信息处理能力、数据分析能力的人才,需要具有更强沟通能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以及综合知识背景的高端复合型人才。国内外行业发展表明,我们不仅需要传统图书馆业务专家,还需要适应新型业态的专家,如原始数据管理人才、数字图书馆人才、数字档案人才、数字版权管理人才、图书馆项目管理专家、元数据管理专家、学科服务专家、图书馆项目策划专家、图书馆沟通专家、数字人文专家等。文化强国、科技强国等国家发展战略需要新型人才的支撑。另外,在数字社会,其他社会渠道正在与图书馆争夺用户,如社交媒体、网络服务乃至游戏平台等。从世界范围来看,英国公共图书馆、美国研究型图书馆等均面临用户流失的风险。目前学科教育还要不断加强内涵建设,在文化发展、数字化、智能化等方面拓展阵地,增强教育的竞争力。

2 在新的时代方位上前瞻图书馆学教育

(1)把握时代新需求,以促进图书馆事业更高质量发展为教育目标

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历史性成就后,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被列入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图书馆是“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8],这也为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发展机遇。

图书馆学教育要扩大人才培养规模。我国图书馆学教育不断发展,截至2018年全国共有图书馆学硕士学位点55个,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13个,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博士后流动站11个^[9]。然而与图书馆事业发达的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以美国为例,美国图书情报学科每年招收硕士层次的研究生达3万人,授予硕士学位8000人,美国一年授予的硕士学位人数大约是我国10年的总和。今天,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在支撑图书馆事业发展、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上还存在较大差距。图书馆学教育亟需结合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将公共文化服务纳入到学科教育和人才培养体系中去。

学科教育的发展与丰富的社会实践之间还存在不协调的现象。调研显示,图书馆在职员工中,具有图书馆学学科背景的本科以上学历人员仅占22.1%^[10]。高校图书馆馆长中非图书馆学专业背景占比近80%^[11]。另外,基层图书馆人力资源不足、结构失衡问题突出。我国2019年共有公共图书馆3000余所,平均每馆配有18名工作人员;基层社区图书馆专业人员数量更少,多省市的农家书屋普遍存在一馆仅配有1名兼职人员的情况^[12]。因此需要大力发展图书馆学教育,培养更多适应不同层面需要的个性化人才。

(2)把握社会新特征,推进图书馆学教育适应数字社会的新需要

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是时代的新要求。数字社会中,用户对搜索引擎、社交媒体

的网络信息的依赖性提升。用户更加注重信息的可获取性、便捷性,维基百科、搜索引擎因其便利、成本低廉而增大了被采纳的机会^[13]。伴随用户信息素养的提升,图书馆的社会中介职能下降,公共空间职能上升。作为公益性社会机构的图书馆,面临激烈的外部竞争。面对外部环境与公众文化信息行为发生变化,传统教育方式已不能够适应现代图书馆学人才的需要,图书馆学教育模式、教学内容亟待变革。在教学内容方面,图书馆学教育应面向数字环境下的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应用,顺应时代需求与业态环境变化,改革教学内容;除设立传统的藏书、分类、编目课程外,要面向更广泛的信息领域,增设数据获取、数据治理、资源利用等方面的新型课程。此外,图书馆学教育应及时关注公众社会行为的变化,关注社会交流模式的变化,关注社会知识鸿沟,关注知识与信息获取方式,及时将新型数字技术、智能智慧技术、数字治理与安全等纳入教育内容。

(3) 把握教育新趋势,推动建成高水平图书馆学教育新体系

面向新型数字化社会,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教育体系,是图书馆学教育工作者的责任。面对重大变局,我们要加强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建设,特别是要加强国内高水平人才培养。

第一,要提升专业化人才培养层次。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生教育注重学术性人才培养,直到2010年才建立专业学位制度。目前,我国高层次专业型人才培养主要集中在硕士层次,尚未设立图书情报博士专业学位。在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数字社会建设、数字中国建设中,迫切需要培养高水平的人才。希望有识之士共同努力,在我国建立图书情报博士专业学位制度。

第二,图书馆学教育要紧跟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步伐,提升教育水平。图书馆学教育要以高等教育改革和研究生教育改革为契机,融入新文科建设与一流学科建设进程中。坚守图书馆学人文底色,推动学科融合发展,使图书馆学专业更能适应数字社会发展需要。

第三,大力发展高层次专业证书教育。图书馆是一个开放的行业,也需要汇聚各学科知识背景的人才。但是,这些人才必须经过图书馆学专业训练。针对图书馆事业人才需求日益丰富的发展趋势,要强化高层次专业证书教育,以确保图书馆发展的专业性与职业化。同时,大力发展硕士后、博士后教育,促进人才流动。

第四,发展图书馆学交叉学科教育。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涉及人类福祉与社会文明的新领域快速兴起,图书馆服务面临跨学科、复杂性、宽口径等特点,仅仅掌握图书馆学知识还难以适应发展需要。图书馆学教育要积极拓展领域,在自然科学与工程、人文社会科学与艺术、跨专业学科、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培养高层次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进一步丰富图书馆学高等教育学科专业体系,为图书馆事业服务国家科技创新和重大理论创新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3 结语

图书馆学教育与图书馆事业发展始终相辅相成,与时代进步、社会发展同频共振。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在曲折中不断向前发展,在新时代为推动图书馆事业高质量、内涵式发展培养了大量专业人才。面向未来,经过百余年积淀的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必将再启华章,培养更多适应高质量发展需求、自立自强的优秀人才,为我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 [1] Gorman M. What ails library education?[J]. The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2004, 30 (2) :99-101.

- [2] McKinney R D. Draft proposed ALA core competencies compared to ALA-accredited, candidate, and precandidate program curricula; a preliminary analysis[J].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2006, 47(1): 52-77.
- [3] Markey K. Current educational trends in the information and library science curriculum[J].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2004, 45(4): 317-339.
- [4] 肖希明, 杨婧婷, 齐斌弟. 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图书馆学教育史研究述评[J]. 图书情报工作, 2018, 62(19): 120-128. (Xiao Ximing, Yang Jingting, Qi Bindi. A research review on the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America and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18, 62(19): 120-128.)
- [5] Williamson C C. Training for library service; a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M]. Boston: The Merrymount Press, 1923.
- [6] Carroll C E.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M]. Metuchen N. J.: The Scarecrow Press, Inc, 1970: 47.
- [7] Wallace D P. The iSchools,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 and the voice of doom and gloom[J]. The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2009, 35(6): 405-409.
- [8] 习近平给国家图书馆老专家回信强调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弘扬优秀传统文化[N]. 人民日报, 2019-09-10(1). (Xi Jinping's reply to retired NLC experts lays stress on pursuing a correct political orientation and advocating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N] People's Daily, 2019-09-10(1).)
- [9] 肖希明, 倪萍. 新中国70年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与变革[J]. 图书与情报, 2019(5): 1-12, 38. (Xiao Ximing, Ni Ping. Th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China in the past 70 years[J]. Library & Information, 2019(5): 1-12, 38.)
- [10] 肖希明, 黄如花, 司莉. 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与职业需求的调查与分析[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8(3): 11-16. (Xiao Ximing, Huang Ruhua, Si Li. A survey of education in library science and professional requirements[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08(3): 11-16.)
- [11] 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秘书处. 2018年高校图书馆发展报告[R] 北京: 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秘书处, 2018. (The Secretariat of Steering Committee for Academic Libraries of China. The development report of academic libraries in China 2018[R]. The Secretariat of Steering Committee for Academic Libraries of China, 2018.)
- [12] 韩永进. 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报告: 农村图书馆卷[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6: 171-173, 201-203. (Han Yongjin. Blue book on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ies in China: rural libraries[M].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16: 171-173, 201-203.)
- [13] Biddix J P, Chung C J, Park H W. Convenience or credibility? A study of college student online research behaviors[J]. The Internet and Higher Education, 2011, 14(3): 175-182.

陈传夫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 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湖北 武汉 430072。

孙异凡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 武汉 430072。

(收稿日期: 2021-03-10)